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崇儒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廵還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

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襃成侯使校書東觀

和帝永元十二年帝召見諸儒魯丕等相難數事特善丕說賜以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

遺失也

魏明帝初即位廷尉高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群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進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

加也然今博士皆明經行脩一國清選而侵遷除限不過長吏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帝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

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
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
惑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宣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
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太宗曰信
如卿言
太宗又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禀定性必須博學
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
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

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懿宗咸通中著作郎皮日休上疏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曽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

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

引刑名以為文或援從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之蹤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

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来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見其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兹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帝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

宋真宗嘗謂諫議大夫陳彭年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

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人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寛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對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

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為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
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
仁宗天聖八年直集賢院謝絳乞開内館恢景德之制
疏曰臣聞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宫内太
宗肇造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作賛
刻石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
益以内帑西庫二聖因數臨幸親加勞問遁宿廣内有不
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

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延燔之後簡編畧盡訪求典籍是正疑文而筆工坌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别創外館以從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闠叢接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陛下未嘗迂翠蓋降玉趾寥寥册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發文雅漸弊竊為聖時惜也願開内館以㒲景徳之制

至和二年太常博士祖無擇上奏曰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

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以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

神宗熈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上奏曰切惟孔子之道萬世帝王所宜師法歷代之主雖知慕其名而不能行其道雖嘗崇其號而不能盡其實今陛下發明經術陶成天下之士至於作新百度又未嘗不推原其意可謂能行孔子之道矣然其爵號猶襲唐制臣等聞皇以

道帝以德若孔子可謂道德之至者也宜因盛時追謚帝號以盡聖人之實以稱尊崇之意其冕服祠事乞下有司詳定制度又言孔子之後能明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軻揚雄而歷世以来未嘗加以爵號又不載之祀典欲乞於孔子廟庭建立像貌加以爵號歲時從祀以稱陛下崇尚儒術之意帝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詳定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言曰忝詳自生民以来莫盛孔子雖當時無位不得以有行然其載之後世者

上自天子下逮黔首莫不師用其道則其德業盛大不待論之而後著也中間有唐雖嘗加以王號在於後世尚為臣爵誠不足以仰稱先聖道德之實欲乞依國子監所請尊加帝號委得允當所有冕服祠祭等乞下有司別詳定制度孟軻揚雄出於孔子之後能明其道以闢邪説其於後世誠為有功各乞封以公爵欲並依國子監所請孔子舊號有所未盡乞別賜改謚時判太常寺李清臣奏曰臣伏准批送下判國子監常秩等劄子

奏為乞追謚孔子帝號及乞於孔子廟庭建立孟軻揚
雄像貌加以爵號歲時從祀等事送臣等詳議者臣聞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明道以傳後世堯舜君也孔
子臣也同為聖人道德同也堯舜聖人也孔子亦聖人
也而或為君師位號不必同也故道德存於人而所歸
常同位號受於天而所遭常異此事理之固然而名分
之所不能齊也然則孔子雖無位豈害孔子之聖哉故
歷代尊之廟貌薦奠服被袞冕弟子侍配自天子以下

皆北面師事之或封其子孫世世不絶今陛下以不世出之聰明有堯舜之位而用孔子之道德以制作法度養育天下其於二三聖人之業可謂兼之矣而左右之臣推原道之所自建畫大義謂宜追謚孔子而帝之意義甚美然臣愚惓惓切有未同者昔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之所不與今無位而帝之慮非先聖之本意且孔氏雖聖異姓也究考古今自非推五嶽之天神及追謚祖宗之同體而以異姓為帝號於故事亡有若以之

顯號發策動觀聽於天下臣誠以為未安也陛下若深
採儒老從官尊廣道德之意折衷其論發自聖斷特詔
有司升先聖釋奠為大祀使列於郊廟日月天神之次
禮樂祠事皆增而大之及封爵孟軻揚雄賜謚立像侑
坐配食卓然異於武成之祀亦足以示陛下興儒隆師
修德明道之大旨臣愚職為禮官獲奉明詔使得預玆
議不敢回隱所見以苟免違異之罪惟聖神裁幸
元豐七年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州學教

授陸長愈上奏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敕命追封孟軻為鄒國公長愈幸蒙推擇備數外學以督州徒遭遇聖世崇嚮儒術推原道德發明之由以孟氏為有功於聖人特加爵號不惟錫土封貢廟祠而已將使天下學者知所尊尚而不失其指歸此當今甚盛之舉往者之所未嘗及也天下幸甚然長愈猶有管見伏覩每歲春秋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先師兖國公顔子配享近制十哲皆得分獻長愈切以謂朝廷既封孟軻為鄒國公

則亦宜從祀葢爵位既加禮數必異躋之於先師則為已隆班之於十哲則為已殺惟與顏子並配為得其宜至於序坐則非長愈所敢議也孔子之得顏回則回也見而知之孟軻之學孔子則軻也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而為聖人之亞聞而知之而為聖人之徒其時雖殊其道則一此長愈所以謂並配為得其宜也論其知覺之先後居世之近遠則門人為親而顏必處孟上以其聞先聖之道距楊墨之言後世為有功而孟不在顏下此

長愈所以謂序坐則非所敢議者也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帝詔太常寺定奪本寺看詳以謂先聖文宣王先師顔子配享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之道固當尊禮然於孔子異代難與顔子並行配享於是禮部侍郎林希奏曰臣伏見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祠則以后稷配農勾芒為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之子今春秋

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之從
祀是異代之人得爲配享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
伏勝髙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顔子俱配享
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顔子
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
久未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
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兖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
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

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脩祀典之意

哲宗元祐元年翰林學士范百禄乞循祖宗故事視學狀曰臣伏惟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海内乂安邊隅弭兵革之災田里無狗吠之警耋老倪稚咸樂其生德之休明治古何遠原其所以誠由舉措施設率循祖宗典故而然人無智愚莫不共知此說豐功美實何可殫陳獨有視學之行缺而未舉臣伏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淳化

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國子監仁
宗皇帝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升
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三品服恭惟
祖宗隆儒師古躬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下天縱將聖
日進於道光明緝熈體合自然聖學之積可謂勤而不
倦矣然方領矩步之士挾書觀光者四方萬里竭蹷而
来遊於京師分處庠序未嘗一聞鑾輿之音而望屬車
之塵意者陛下専事講筵游心經史而祖宗以来至天

聖故事猶有未遑暇者乎臣愚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檢
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機之暇而賜臨觀焉令耆儒
博士横經進説以示天下文明之化豈不盛哉伏惟聖
慈留察恕其狂僭天下幸甚
二年崇政殿説書程頤上奏曰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
乞移就寛涼處貼黄稱如别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
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
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

寛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有所
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辯之若臨之止於移惑太皇太后
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
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
大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
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訑言恍陛下竊
聞陛下博覧前史請陛下歴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

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為心孜孜為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

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抑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茍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頥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説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

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于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

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輝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来侍宴

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茍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廹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

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

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絶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

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
聖慮髙明不喜淺近亦将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
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将見道學日明至言日
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
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禮部員外郎顔復上奏曰臣聞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
而大明百家之辯不能誣萬世之遠不能晦有天下國
家者既有其教思隆其報故與社稷並祀自古皆有土

邦無紀不立有生皆欲食俗無禮不成由是論之其功
輕重又可喻矣歷代致治之君又爵其後使襲美號以
昭聖人之澤賜田給廩以豐其享然制度未立聖人之
祀容有時而不振度今之可行者其要有五一曰專其
祠享二曰優其田禄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法則五
曰訓其子孫專其祠享者漢魏以来皆以嗣侯專窐祠
事國朝乾徳以来嘗詔其後宜延世祚任曲阜官使嚴
時享又詔襲封人令常任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近世

孔氏雖絡孔聖公爵多任外官違離陵廟名實乖異無主祭之官則俎豆之事勢難精虔欲乞今後襲封之人並理所入資序留奉祭祀如有卓異才行為朝廷採擢及通判以上並擇以次當承襲人權主廟事子孫未立通擇近屬漢孔霸元帝即位為帝師錫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上書求奉孔子祭祀詔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故霸還長子福于魯奉夫子祀乃其故事優其田禄者前代褒成褒聖崇聖奉聖侯食至千戶唐增

給百戶為采邑國朝太平興國二年免其家租賦至真
宗朝又增賜田至二百頃後因京東監司奏官為制僕
歲課甚薄欲乞賜增良田俾其家自墾庶仰祀俯養僅
得封公之禄復其廟幹者自漢以來孔子之廟或以吏
卒百戶守衛或又增戶以備洒掃國朝祥符中給近便
戶以奉塋廟又給守兵後定差鄉兵五十人謂之廟戶
以備厮役熈寧役法之更此制漸削今差使仍舊欲乞
復差廟戶五十人以守衛洒掃師廟及充主祀者白直

其約束並用役人之法則人不知勞悅于輸力不悖聖
師使民之義司其法則者孔氏祭享恭息財賦均滯使
人勤逆皆繫一時主家之人使刻薄之吏得以擴闕而
為言致緣其小故以廢其大者由無立法防弊之素也
欲乞置官一員或就擇本邑佐掌其祭祀之式財用之
例役使之科郡縣以時鈎考而懲勸焉則弊消于未然
而師門益尊矣訓其子孫者祥符初賜曲阜宣聖廟九
經書疏釋文史集令本州選儒生講授祖宗錫聖人之

裔又如是之深厚後人不能茂明以及廢失是可惜矣欲乞朝廷命有經行官或選儒生而秩以禄俾講授闕里誨勵孔氏及其鄉黨則能者成才罷者遠罪鄒魯之風教易復行不止能保其祭祀而已五者並用則聖朝崇儒報本之實淳粹悠久度越前代遠矣

四年秦鳳路提㸃刑獄張舜民乞追贈張載疏曰臣伏覩鳳翔府横渠鎮居住故崇文院校書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

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激凛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辯如流雖滔滔江漢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為正蒙隂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徳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如荀況輩不足望於載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之謂之横渠先生一登其門言行皆知孝悌仁義有如夙成雖去載千里之遠十年之久不敢一蹈非

義常若載之臨其左右前後也自此西土學者洒然知先聖賢之學乃知鄉者誦說之富組繡之文特小道爾在熙寧中累薦朝廷召至闕下授以崇文院校書未幾以疾辭歸熙寧末年再至闕下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西歸死於道路當時議者以謂載身逢明天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能伸其一言以終此載之短薄則不幸也有士如此當年不能興舉舉於老疾垂死之時治國者亦不得無慊

然于心也載之死于今十有五年中外臣僚猶録其平生以言於朝廷者略以十數或乞賜田或録其子或乞降謚然天聽髙邈未蒙響荅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食不足寄託親友日求月徃人情憒煩饑寒之憂其勢甚廹若不干告朝廷何所赴愬且君子平日修身謹行固不為身之與子孫也朝廷褒賢録善豈特為其賢者之後乎如孟軻荀卿揚雄於今千有餘年學者徒能讀誦其書而已至於禮貌寂寥孰肯来括大朝一旦列之封

爵血食廟堂使後世觀之賢於孟軻荀卿揚雄乎賢於
本朝乎故知臣今日之言非為載也伏乞朝廷檢會累
次臣僚奏陳於録子賜田追謚三者之間凡可以厚載
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為善之風不
墜於今日

五年諫議大夫朱光庭上奏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以
教育人材為先務教育之道在學得乎正而已學得其
正則始於誠意正心而終於致君澤民足以成君子之

事業然則所謂正者何也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正道非釋老莊列申韓之他道也學者茍得其正則幼而誦習長而講解久而入心成德至於終身踐履不離乎正則養就美才皆此塗也伏自陛下臨御之初患天下學者狃習異端未能純一向道嘗下明詔申敕有司不得於莊老出題又引用釋氏申韓之説此可謂教天下學者適正之本也今來科場詔已降竊聞學者狃習異端未至悛革兼有司將來考校自當遵前日

之詔進退多士臣愚欲乞朝廷申明前詔内自大學之官外至諸州教授俾告諭學者一意遵守正道不得依舊狃習異端不唯自可以應科舉之選庶幾從此人人適正養就美材隆太平基址伏望聖慈特賜施行

光庭又乞定子思封爵疏曰臣切詳孔若蒙陳乞孔子之子鯉孫伋封爵事伏緣古者封爵之及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如鯉雖孔子之子然始聞詩聞禮德未著見而早世伋字子思甞學於曾子得聖道之傳著為中庸

一書垂之萬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斯道者可以造聖賢之域至於窮性命之理究中和之致講天德之微旨論至誠之妙用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固非荀揚韓之可企荀揚韓尚蒙聖朝茅土之封而獨未及子思誠闕典也伏乞朝廷特下禮官定子思之封爵以顯朝廷尊隆聖道之意乃盛德之舉也伏乞聖慈特賜施行

八年侍講學士范祖禹乞改正先聖冠服奏曰臣伏見

禮部員外郎楊傑上言曰唐開元中追謚先聖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今乞用唐故事衣以衮冕之服臣竊惟祖宗褒崇先聖比之前代禮意加隆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盖有司之誤誠為闕典陛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臣愚欲乞因駕幸太學酌獻之日親覩先聖服章特降聖旨命有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彰陛下尊師重道崇儒之意此乃一朝之盛典聖學之美事也

哲宗時畢仲游奏黜異端䟽曰上古之書皆所以為治也然聖人不為之斷則異端出於其間而不可以為治必雜異端為治是不若無書而治也故聖人深懼所以然揔其可以常行之大者為六經六經定而異端不得出於其間是萬世為治之本也周衰不任經術聖人為治之書既已少廢秦為大無道又重燔之聖人為治之書遂至大廢漢承二廢之後講求訪失六經僅得其完其術雖不全取以為用亦不全廢以為不用故循吏能

以飾治而酷吏能以輔刑飾治者貴輔刑者進是以公孫弘治春秋而為丞相望之通經術而位在九卿張湯補能傳古義之士以決大獄吕步舒執春秋之法持節專斷此皆飾治輔刑貴進已然之効也然博士之官自武帝以五經而立後益以家法而進家法進而五經之術支離故如施孟之易嚴顔之春秋各立博士而不相廢是非能為易春秋之大道而為施孟嚴顔之家法也故有以教子弟者而不見孝順之化有以三公舉者而

不見知治之人有增多其員者而不見補於訓道有變更其名者而不見稱其職是皆未能恤其實也今朝廷樂以經術取士以古義決獄而欲置博士之官定博士之員課功册書以説天下則可謂治博士之職而非治決獄取士之路也如朝廷内以經術為意外以經術為用則天下之人皆將以經術為任夫博士之廢興又何累於治亂哉愚聞儒者之道帝皇立治之道也帝皇不稱為儒而立治後世稱為儒而立治其稱不稱雖殊而

立治之道一也說者不知儒道根源之久遠乃以道德陰陽名法之類分而為九以謂道德之流出古之史官得於清虛卑弱而失於放陰陽之流出古羲和之官得於順天授時而失於拘法家之流出古之理官得於信賞必罰而失于刻以至名墨農隷縱横小説之流莫不皆有得失短長然以儒道為治之至大所出之久遠而謂出古司徒之官得於仁義而失於惑為此説者至塞不通之學也夫儒備天下事而為有道焉有異趨之

長而可相尚哉所謂道德法家陰陽者偏得儒一端之美爾而强謂所長不出於儒所短不損於道非所以輔經術而施教化也若夫談六家之論以道為無所不宜以儒為寡要少功則其詩甚又奚足數於此哉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論伊川學狀曰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宫茍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

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髙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而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髙弟莫獲繼焉雖

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

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𥳑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却皆進用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髙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等曷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

堂陳狀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葢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髙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學者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

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

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滛説鄙喻豈其文也哉頥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耳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程頥闗中

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于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

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獨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高宗時胡寅上䟽曰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傅陛下選儒學老成之士充輔導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

事聞正道涵養器質薫陶徳性以副陛下茂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始入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人同稟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説則毀父子無君臣泯亂民彞為世大害自前代

有國家者溺心於此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先師為矜式非所以訓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必亦以此舉為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欽之心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趣習罔不在初曽謂初建資善而可輕有過舉乎所有録黄内緣有

此晝一一件未為允當臣未敢書行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叙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至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所頼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来至於軻猶可以

耳目接也得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漢迄唐知道之士
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
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歟
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為師無所偏執此誠
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冊昭如日星
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
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為
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

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已幽明殊歸内外不合於是詖詭譎怪之論與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令欲學者以孔孟為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取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説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

淵又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夫言而不能行自古所病譬之欲之燕者北首而趨不舍朝夕雖有遲速終必至燕若坐而說燕亦何能至此傅說所以言行之惟艱而孔子所以貴夫躬行也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而樂之所以行也而必先於知之則知其可已乎蓋不知而必行譬之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必不至矣臣觀墨子之道取茅茨土階之儉悅手胼

足柢之勤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則其所行宜若於儒者無異矣然孟子闢之以為無愛無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不可以訓是豈儒者之所為乎故是堯舜而非桀紂儒墨之所同乃若堯舜之所以為堯舜墨固有所未知也未知堯舜而託於堯舜以行其私意此孟子所以正名其為邪説而闢之歟由是言之行之惟艱而知之亦未易也自王氏之學達於天下其徒尊之與孔子等動之以卓詭之行而矜之以華麗

之文如以錦繡蒙覆陷穽恱而從之鮮不墜者行之六十餘年其禍已見今可以改矣而人之所知初無以異於昔也方此之時欲使天下學者背邪以歸正棄舊以圖新非反其所知以知聖人其能一變而至於道乎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至不越孝弟此固王氏以為淺近而不足知者而不知同天人通物我合内外之道有在於是是之

不知其何以行之哉今陛下躬堯舜之孝弟行之既久至誠感神而干羽自格其效已著豈非有以深知之耶然陛下既知而行之亦當使天下皆知之知而行之者衆則吾道不期而已至矣前年之詔諭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為師是固然矣然王氏之説未即禁止朝野紛然莫知所適謂宜明示好惡一切罷黜使學者膠口不敢復道庶幾各舍其故而天下之真知出矣臣不勝區區之心惟陛下裁察

孝宗時國子司業劉爚上奏曰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嚮道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横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説正人心為宗社之福

寧宗初即位侍講彭龜年論復經筵坐講疏曰臣竊見

本朝藝祖開寶四年召王昭素賜坐講易自是累聖相承凡有講讀無不賜坐乾興間孫奭坐講時仁宗尚幼跂案而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為是熈寜元年呂公著等請復坐講之舊制詔太常禮院詳定於是韓維等言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事體輕重誠為未安請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時龔鼎臣等以為不可遂不復行恭惟陛下留心學問增置講讀當講之日早晚兩講固已有光祖宗早間

御殿一循近例講者立侍不廢君臣之禮晚御後幄又復舊制講者坐侍且盡君臣之情情禮兩盡古今所難識者無不竊歎聖性高明區處有道既有施行而議者乃以坐講為非執後世尊君卑臣之見而失先王好善忘勢之誠雖知陛下不得已而從之然使陛下聖德不明祖宗舊制不復誠為可恨臣今檢到程頤與碩臨辨殿上不講書奏劄繳連進呈頤之本意但欲因此輔養人主重道之心實為可采儻蒙睿覽便見近日坐講罷

行為是為非如臣不學固不足厠勸講之列若此禮一復天下通經學古之士必有聞風而起副陛下之意者矣臣不勝拳拳願忠之至

龜年為吏部侍郎又論經筵講讀不當以官職雜壓為序疏曰臣輙有誠懇仰干淵聽臣素無學術叨侍經幄朝夕凜凜大懼無以稱塞伏見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並除侍講而臣忝為吏部侍郎班著偶在二臣之上臣之學問委是不如二臣經帷講讀政當以

學問高下為差不當以官職雜壓為序兼臣照得傅堯俞任吏部尚書兼侍讀之日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兼侍讀班序在堯俞之下堯俞以頌國之儁老學識貫通非堯俞比遂乞遜英進見居頌之次且以並侍經幄事異外廷崇德尚齒足以風勵天下為說臣愚欲望聖慈許臣如堯俞之請當講之日令臣班傅良熹之下非特使臣愚分少安亦於公議為允

嘉定八年轉運判官魏了翁上議曰臣猥以晚學誤被

東注擢司祥刑既服攸司會漕輓空官復令共二碩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没有邺章載在史册者臣既不復贅陳然其間有道德隆重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頎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治下之民不敢違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

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
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
一二焉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晋隋唐學者
無所宗主奭離判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
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虚寂寞之歸論事則
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
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之
日少亂之日多寧不以此而願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

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于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之明闇所關繫益甚不特以命秩弗崇其節惠之文未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於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

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頤特賜美謚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如程頤兄弟並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臣本為蜀人致甘棠之思而僥言及此越職踰分臣知

罪矣惟陛下財幸

寧宗時袁説友乞留朱熹狀曰臣等竊聞陛下近降御筆直付侍講朱熹與之外祠此命一傳舉國疑駭館學皆有章奏給舍臺諫相繼論駁似聞聖意已即開悟而未見收回成命人心皇皇深為國家惜此事體臣等備位從列不敢自默竊謂人主初政莫急於收人望其虧盛德莫大於拂人心朱熹之賢海内共知陛下踐祚之初首加聘召寘之經筵莫不傳誦以為盛德之舉未及

再月無故棄逐非惟遂失講學之助而前日之美意天下亦不復信之矣其拂人心孰大於此熹自入朝以来凡所論奏無非愛君憂國之言今一旦遽去莫曉所謂皆以謂陛下憚其說之高大若强人以所難者然尊嚮於疇昔而棄置於頃刻樂聞於軟熟而嚴憚於切直此人主之所深戒陛下好賢樂善當不出此臣等竊見朱熹抱負聖賢之學累聘不起幡然為陛下一出有以見君臣道合相得之誠心熹平日歸潔其身蓋其素志成

命既出熹必不肯復留臣等區區所論實以國體所關非止為一朱熹而已蓋命令之出雖自九重至於施行當由中書故唐人云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勑祖宗之朝未有以御筆直付其人者如此是無用中書廢壞綱紀他日援此為故事者必以為自今日始陛下豈不重惜於此哉臣等欲望聖慈收回前日直降御筆俯從給舍臺諫之請雖朱熹決不肯留而陛下崇儒禮賢改過從善之意尚可以暴白于天下不勝區區幸干犯天威無

任震懼俟命之至

元太宗時中書令耶律楚材上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於是隨郡考試雖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

憲宗即位髙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

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内儒士徭役

世祖時侍講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於上曰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名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奉訓大夫董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脩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内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

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脩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

歲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張德輝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脩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

始曲阜孔子廟歴代給民百户以供洒掃復其家世祖
時尚書省以括户之故盡收為民太常少卿王磐上言
曰林廟户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
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
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
時論韙之

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人之立教也暢達情性而
言詩條理紀綱而定書因天理人文以制禮宣國風民

俗以作樂參天兩地發揮於陰陽而為易尊上卑下嚴示於名分而為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時節文雖未分而此理未甞不具也統言之為道分之為五常散之為百行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此之謂真儒昔者聖人之學有諸内而形諸外得於心而應于口蘊之為靈明現之為英華出言啓語莫非文之自然也後世輕才淺見之徒拾古人糟粕之餘瀝以文章為極致乃有聚螢積雪孜孜汲汲窮一經而皓首成一篇

而歷年粤自詩變而騷騷變而漢魏六朝至於唐末儒風掃地矣其閒耀名千載卓然不群者皆三都兩京大人長楊之流春草池塘楓冷吳江之類自以為儒者之宗師而不知其已陷於俳優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異派舉世莫之肯辨也孔門四科之中文學子游子夏臣嘗就魯論而考之子游之為言曰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之所謂文學適所以務其本也豈後世趨末失本之文哉聖人以其文勝

猶抑之於政事之下則知夫聖門文不可絶而亦未嘗貴之也故因文傳道道傳而文為筌蹄矣道喪以来昧道之人競相推重以文不加黙為顔孟以咳唾珠璣為曽閔懵公政而弗精委大猷而莫顧比之窮一經之流又出乎其下矣選曹據之而採人時議欽之而緘口及其身居要職家食豐禄處事罔然權歸吏手飽千古之書泥無決之論拘一介之廉滞當時之政事條叢脞治迹紛擾雖復才同司馬廉若范丹秀而不實清而不幹

将安用哉遂使狠戾兇曹反脣而相稽曰儒者之道我知之矣聽其名則徹于清霄之上考其實則例於黄泉之下矣臣以為此非真儒也皆文學俗士辱聖人之門曠國家之職盜竊天下之名濫齒四民之首使歐陽論之決為之嗚呼使賈誼聞之決為之痛哭聖人曰女為君子儒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今國家車同軌書同文臣以為莫如用真儒亦未宜遽棄文人之類也伏見方今内本京師外覃廡境皆設學校以易風俗張皇化紀

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策問科舉限人數以權衡天下才德之人則儒文兩無遺矣凡對策超等堪以從政者據三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凡詳習禮義文學富贍者許令試課閱實其等授以教官凡教官考滿不限人數許令對策策中累階與官不然則止於教官内流轉凡已進政事之官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庶乎官無曠官儒無庸儒且使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莫不究極於道器之妙研精於政化之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潤

當代之憲章綿社稷之福祚安黎庶之生資壯名教之元氣一舉而四便立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丁緯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籍

東漢光武建武元年陳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上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輙延羣臣講論聖道知

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已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

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少差擿為巨謬遺退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碩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黒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甞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

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四年初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是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説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

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

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道無憂絶末學也今
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
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
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
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
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氏非政急務孔子曰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尭舜之
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

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詔以下博士

章帝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説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

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

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

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
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
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帝嘉之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
為章句以悟後學乃上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
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説漢承亂
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

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輙興争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

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下公卿皆從防言

魏武帝時袁渙上言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帝善其言

吳大帝時初立易注虞翻上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

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曽祖父故平輿令成纉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髪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

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輙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又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内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

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少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翻又以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復上奏曰臣聞周公制禮以辯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

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
大篆丣也讀當為栁古栁丣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
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
人識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
澣衣古篆丣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葢闕之義於此數
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
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
雖皆不得猶愈於亡然此不定臣没之後而奮乎百世

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

後魏道武帝嘗問定州大中正李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

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宣武帝時祕書丞武邑郡中正孫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二地憲章典故述尊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踈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

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天下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兹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

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殄寇將軍符節令江式上疏曰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别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册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

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籒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輙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宫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

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

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郎中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

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竒能莫不雲集於時
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
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
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
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
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
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
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

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説文而按偶章句隱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别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説炫惑

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觚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籒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脩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

之法倉雅方言説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
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
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
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
法時蒙褒録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
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
每承澤雲津廁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宫禁
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

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輙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許慎説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糺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隷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别詁訓假借之誼僉随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義不知者則闕如也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大行臺郎中樊遜上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輙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然後校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閤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

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

隋文帝開皇初祕書監牛弘以典籍遺逸上疏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来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

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刋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㝢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

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

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内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録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
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
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
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
揔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
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
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
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

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隂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

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
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
倫攸斁其間雖霸王迭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
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
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
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宜司寢興懷
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
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

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般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動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唐憲宗時鄉貢進士李行脩上言曰臣覆視漢初經籍啓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太學朝夕

講貫以究聖意歳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亢極匡飭頽俗專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藴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

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内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温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治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宜若之何乃采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華或因相錯

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于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于是絶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後學輒于相語喑啞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

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于學官雖章句大脩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耎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灾異屢起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以降有天下者莫長馬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藴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欝快其胷襟嘆唶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

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卒愕而
愠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
周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反為外駁及陛下又登
禮巖穴發揚仄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定儒風昌言與
日月横騖以詞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
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虛無用之地乎書殘
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
朝劉迅者説詩三千言近代知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譁蔽之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随而刋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信豚魚甘董荼来異俗懐鬼方皆在一致推

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

詣光順門昧死以聞

僖宗咸通中著作郎皮日休請為孟子科狀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甞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

道曅曅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無稱耶盖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雖深而懸科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

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宋太宗至道二年吳淑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與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

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
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
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
指掌而斯在帝從之
仁宗皇祐二年司馬光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曰臣
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蠭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
揚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去從國家
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細伎皆命摹

刻以廣其傳顧兹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頗蓄私本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寖成廢缺今欲乞降下崇文院將荀子揚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愚懵不達大體不勝區區貪陳所見

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以為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

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説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蓄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説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来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

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之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

仁宗時宋祁代人乞存歿臣僚納家集狀曰臣竊以周德之興多文以監二代舜華其協好問而察邇言爰歷古先咸遵風軌期有裨於治體無容廢于謦詞輒罄芻微仰裨漏闕伏念臣材惟闒茸職本掃除服君度之在寛不汝瑕而垂采曩者太宗皇帝亮其愚訥獎以寵靈命臣充史館書庫都監兼秘閣供御圖書時屬聖念嚮儒朝猷被世旁求典故備覽清閒又命臣往江浙搜訪遺書真宗皇帝繼體丕承好生善養洗其痕玷秩以冗

闕伏遇皇帝陛下祇適珍圖交修先憲遺簮未弃塗䑋再加又命臣同天章龍圖閣都監臣委質三朝行年八十鐘漏方盡雖愧于夜行塵露有施敢忘于上報臣甞覽祕書目録伏覩自唐末至五代其閒有以文章取名當世者咸存屬綴列在緹緗載册府以相輝賁牙籤而有第我國家承百王之末披三代之英師儒挺生名臣輩出或髙文大册為郞廟之珍或隱居放言樂山林之志從臣抒嘆太史陳詩炳然斯文髙映前代然四部之

内編集無聞一王之言規矱安寄使彌文不表則至化弗昭後之視今闕孰為大臣今欲乞降聖旨下中書取四朝以来存没臣僚及隱逸之士以文學顯名者各許其人及子孫獻納所著家集乃降下兩制詳定若其深厚温潤可以垂著不朽者具姓名聞奏官為給紙墨差人繕冩三本付龍圖天章閣太清樓祕閣收藏足使增觀本朝垂榮采籍開元之日大備有司之副可求上以見文思安安堯之稽於古下以見賢士濟濟周之所以

寧臣之至愚竊為深惜且年祀寖遠則亡逸滋多今而不求後亦隨廢異日當使陳農訪舊結馳傳之勞河間購遺軼補亡之慮功相遠矣誰曰不然臣衰疾見乘犢眛惟素願留餘景期覩大化之成輕率狂言或俟聖人之澤越千程覽伏待誅夷

哲宗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上奏曰臣竊以朝廷復春秋之科為置博士所以扶進微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然而聖經簡與傳注之家未能盡通其藴謂宜

博採衆說參求所長庶幾一經餘義渙然易釋臣伏見
轄下廣安軍鄉貢進士王秉少壯好學白首不倦嘗撰
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㫖比
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孫復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
二年九月中繕寫投進訖伏乞聖慈特賜檢會詔侍從
館閣臣僚考詳其書或萬一有補經術即乞藏於祕府
以備一家之說以廣四部之盛
陶又上奏曰臣先任梓州路轉運使日於元祐四年曾

奏舉廣安軍鄉貢進士王乘所撰春秋統解及序引等
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乞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
藏於祕府以備一家之說臣伏見朝廷崇尚春秋之學
復置博士施於科舉此乃聖世大公至正之道尊經勸
學必先原本不以好惡辯訥而為之廢興盛衰也如乘
所著統解等書簡易明白有補經訓儻使學者從而習
之泝波討源窺見聖蘊誠於文治之世不為小補況乘
年過七十無心仕進或蒙盛時博收廣採得以伸發平

生講解之學上助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萬分之一不勝幸甚伏望聖慈察臣區區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幷今來所請施行

六年給事中范祖禹上奏曰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祕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

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脩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

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群聚天下賢才宜有詳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

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説街談巷語道聽塗説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慎昔熈寧中王韶開拓熈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説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太師今館職之外

已置校黄本官又於黄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祕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

哲宗時畢仲游上論曰臣竊以世之謂文者不繫於德謂德者不繫於文夫文章之士雖不繫於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為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奚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盖小矣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

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辯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蓋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

辯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於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為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巳事君必忠脩身以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巳過人則其發見於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為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来文章之德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

徒乃始支離擿臂自奮於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説而公為傲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辯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為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為紛紜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於有司退則受知於朋友而彼也遂真以為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高宗時祕書省正字洪遵乞訪遺書劄子曰臣聞自昔

右文之主遭時艱難圖典散逸必汲汲搜求常若不及是以漢唐之間或訪以使者或遺之金帛故當其時斷簡殘帙晦而復出國朝承五閏之後尺簡不存至太平興國中始命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所闕者疏其名於待漏院許天下吏民詣官投進及三百卷者送學士院驗人材補授於是四庫之書復全聖聖相繼纖縢之盛跨越前代陛下踐位復秘書省倣唐十八學士之制而定其負廣求遺逸以補麟臺之闕其大惠也臣以職

事幸預校讐視今所藏殊未及承平時十之一二昔漢祖入關鋒刃未解猶且先遣蕭何收秦圖籍仰惟陛下天縱將聖萬機餘暇留神簡策而今日海内承平無事固宜鋪張文物以侈中興之觀誠非入關比而典籍猶未大備殆闕文也伏望睿慈舉行興國之制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參校凡館中所闕者榜之檢鼓院仍照監司守令精意括訪凡臣庶所藏之書列其目以聞然後具秘閣所闕委所在州縣給紙札抄録其有願進者

卷給錢帛而卷帙之富則別議褒賞臣將見祕册與書叢然集於闕下誠有以副陛下右文之意

蘇籀論經解劄子曰臣聞聖經賢傳唐虞三代所遺闕里之業王者樂道尊儒內自九重化流寰海金華露門咨訪紬繹辟雍東觀群能感奮俾天下品類回心嚮正政乎教洽三代之盛漢唐之隆及吾祖宗聖功休烈六籍之效著矣洪惟陛下生而知之孳孳舜善聽朝之隙横經疇咨宵旰睿覽研幾簡編建立太學首善之始崇

道辯惑渥恩養士臣等遭際作興帶經負笈陶沐亭育紳笏周行莪弁就列跂望晬穆之儀而又昧死論對軒陛當得言之秋非有消塵稱塞右文以為不足以為士矣竊聞永平之歲期門羽林肄習名教貞觀之盛屯營飛騎受書博士臣固駑下亦知竦慕狂斐僥說不揆其愚昔者仲尼刪定繫彖筆削問周史聞齊韶而詩書易禮樂春秋各得其所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為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逮夫李

斯滅學之後出於屋壁既非全經兩漢顓門之流白首講貫授受相傳深不貿仲尼之旨虎觀石渠摳衣重席論難紛紜開益後人多矣唐文皇時初詔顏師古考究章程孔頴達撰定義疏遂為天下定論此兩漢魏晉以来千載儒術也夫六經微言妙用非可易解而遽曉始學必由傳疏近歲兵火典籍殘鈌比日諸州刋印稍備今之諸生所以窮經捨正義傳注則懵然矣此非一代之所私一家之偏説一夫之獨智輯合陶汰千載宇宙

之公是非也但漢初儒者各譊譊師習詩書春秋古文
初不甚行公穀方熾左氏廢錮故三代遺典乖戾不合
唐人因舊承疑去取粗當未暇大有發明易數樂律至
今不得其傳臣願陛下特詔名儒學官既蓄聚唐之義
疏復收録近世儒臣以學顯者所著講解申敕州縣委
自守貳網羅募輯刋刻抄録儲之太學臣嘗思念本朝
祖宗以來名士豪傑之士體道彌切經藝疏解愈明知
先儒有未悟者條目甚夥本朝之學光矣非累聖神化

不能然也意者商較評品假以歲年加秩給費纂而成編古人有集傳集解之號補唐之正義闕遺凡說皆通則並存之疑者闕之不妄鑿焉庶幾孔氏之舊祖宗右文實賴陛下為之統紀甚盛舉也其於設科取士考信萬方究析道真扶翊名教使天下後世滌耳劇目伏膺不忒寔文治之偉蹟也臣不勝犬馬昧死越職上言

籀又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曰臣恭惟本朝以詩賦經義造士庶幾虞書颺言之舉於斯得人祖宗朝甚

盛邇日海内諸生窮計聖籍該洽道藝義疏名家羣士慕嚮罔不遵周孔之軌躅纂闕里之旨趣易詩書及二禮先王謨猷貫穿詳備課有厥程惟春秋一經前此廢絶不用陛下稽古睿明注意經傳致令學者討訪修習今既舉行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五家浩博以其久遭擯棄其説孤寂罕為人所講授僅有治者終恐蕪翳有識之士嗟咨歎息此書筆削乃文王之文褒貶則周公之法禮義大宗百王通典考周之所以王有邦家者守經

事而欲知其宜更變禮而欲知其權是非勸戒係天下表儀繩準別嫌疑定猶豫至斷妙用世所希聞傳業者優柔浸漬積久轉觧實不易領會也古之君子窮此學白首不輟惟經之體要固天下國家本務丘明受經仲尼厥為附傳非私意也前代稱左氏古學所載紬繹三代禮樂上紀犧炎唐虞禹湯周孔遺軼齊晉伯主尊奬王室捨此何據焉又公穀二儒傳經子夏二傳乃孔徒遺旨典則非後世所及西漢賈誼賈嘉相與纂繼此道

光武中興立左氏博士唐文皇早歲受麟經之誼晉代杜預宗趣淵源大賢所業夫治春秋之學如賈及杜皆名世偉人臣願陛下明詔中外有司場屋詩賦策論命題措意或用春秋三傳禮闈取人特優此孔經分數不妨以聲律定去留東求精悉傑俊知類通達者置在博學師儒之列如誼預才謨飛聲邁烈未必乏其人也俾瑣瑣懵學雖欲夸世亦不斥而自屏矣臣愚烏足以究其閫奧極其高堅不勝懇懇披寫之誠所有越職不敢

逃罪

右正言陳淵因面對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荅惟樊遲問始

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髙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孝宗時王之望上奏曰臣聞歐陽脩曰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以粗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人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則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

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諸儒中間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學未信其果有能也臣愚以為天下之名言盖六經訓詁由漢至隋轉相祖述不勝其繁唐太宗命顔師古孔頴達之徒刪取衆説撰為正義包貫同異最號詳博雖其中不能無冗謬至于剖析度數分别名物有功於經為不少矣近世諸儒著解注者各自名家然亦多承先儒之舊學者喜其新奇利其簡要因共宗之鮮復知有前人之説而義疏之學微矣逮兵火之後此書

之在天下者往往而絶皇天未喪斯文陛下紹開景運內建太學外置官師親書石經以幸多士聖道煥然復興中外承風皆知好尚儒雅古今書籍刋印畧備萬世永賴甚盛徳之舉也但諸經疏義部帙頗多遠方寒生未易可得恭聞端拱初太宗皇帝命國子司業孔維等校勘周易尚書春秋毛詩禮記正義雕板布行咸平中真宗皇帝命國子祭酒邢昺等刋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疏及別脩孝經論語爾雅正義遣國子直講王煥

齋詣杭州刻板送國子監臣愚欲望陛下倣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地所刊羣經疏義并經典釋文付國子監印數百部頒其書於四方詔郡縣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速行雕造期以一年周徧遐邇則偏州下邑皆知朝廷存尚古學於以開道術之源廣經籍之路而仰副陛下崇儒右文追法祖宗之意不其韙歟

圖讖

東漢光武建武閒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給事中桓譚上奏曰凡人之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盖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而遠之哉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為明矣黄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臣又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

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順帝時太史令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

九宫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筮之占巫覡之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

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䜟云共工理水凡䜟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詩䜟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舜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虚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䜟互異三十餘事諸言䜟者皆不能説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䜟成於

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蓺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傅音附秦晋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强相傅會也篡纂作竄義亦通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也讖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歴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録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翰林諸臣上議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賔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元降鑑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

馬光斥其采偶就之文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説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五